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但丁



小时候，母亲说我八字软，经常闹个小病小灾的，那时家里穷，看不起医生也买不起药，母亲会给我喝姜糖水或者搓酒，再严重了就当掉魂给我治。母亲叫魂大体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现场直接叫：当我受到外来的惊吓时，她会一边扑拉着我的头发，一边嘴里反复念叨：扑拉扑拉毛，吓不着……如果是我

## 母爱的召唤

跑急了跌了跟头，她就把我抱起来，张开右手，由远及近在地上划拉一下，然后落在我的身上，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护身，吓不着……第二种方法就是间接叫：当我发烧发热，打不起精神的时候，母亲就认定我掉魂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手里拿着我穿的一件上衣，来到我受惊吓的地方转着圈地拖来拖去，同时嘴里还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让我回家。然后，把上衣抱回家来，穿在或盖在我身上。母亲的手很神奇，每次掉魂，都能给我叫上。以至于长大后我都不怀疑这叫魂有什么迷信的色彩，那是一种母爱的召唤，其作用可抵任何灵丹妙药。

小时候，我个子不高，比同龄人矮了一截。母亲担心我受父亲遗传的影响长不成一个像模像样的男人，除了有好吃的就给我吃外，还经常给我“拔萝卜”，两只大手从我的脖颈处托住我的头部，轻轻地往上拔起。母亲的手又柔又软，但力量很大，每次拔萝卜都能让我的脚尖离

开地面。一边拔母亲嘴里还一边唱着：“拔，拔萝卜，萝卜长到一米八。”

记得十岁那年，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验方，竟然像叫魂那样开始为我“叫高”。叫高多是安排在晚上，母亲让我站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她自己站在房屋门口，和我对话。这是母亲事先教给我的台词，一问一答很有一些神秘感。母亲叫着我的名字问我：啥，你在做啥？我答：我在长个。母亲又问：长多高了？我赶紧大声回答：跬(cì)着板凳够着树梢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成年后我不仅身强力壮，身高也窜至175厘米，在男人中不属于矮个。我身体发育期正是生活极度困难时期，父亲个矮，母亲也不高，遗传基因并不优秀。我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父母的身高，长成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我坚定地认为，是母亲的双手给了我提携的力量，是母爱的营养催生了我身体的发育。

(于世忠)

## 奶奶的三个泡菜盆

我母亲曾这样总结过奶奶的人生：“你奶奶是个苦命人”，是说我奶奶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生最悲苦的事都叫她摊上了。“你奶奶是个干活的命”，是说她挪动着一双小脚，拉扯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干了多少活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有谁能知晓？她又向谁哭诉？“你奶奶是吃糠咽菜的命”，是说贫穷的山村，贫寒的家境，一生为填饱肚子年年和糠菜打着交道，她的三个泡菜盆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我家天井的一角，有三个瓦盆整齐地放在一块石板上，由于常年浸泡各种树叶、野菜，盆的内壁已染成墨绿色，盆的外表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变成了褐色。那是奶奶的聚宝盆，归奶奶掌管，归奶奶调度，家人也喜欢把采来的树叶、拔来的野菜交给奶奶处置。

每年春季，旧粮告罄新粮续不上，一段吃糠咽菜的日子开始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春荒时期。这段日子是泡菜盆利用率最高，奶奶最忙、最劳累的日子，

也是大人全家吃喝最焦心的日子。为充饥采摘的各种树叶、野菜，由于品性不同，有苦的、涩的、酸的，吃法不一样，对人的影响不一样，泡的时间就不同，所以要准备多个泡菜盆。有的泡了当天能食，有的泡半月二十天才成，像本地杨树叶、槐树叶，没有长期浸泡苦涩退不了，就苦的难以下咽。干花生叶子短时间浸泡就可以上锅做渣豆腐，干地瓜秸子泡不到一定时间很难咬动。在这一点上奶奶年年处置这些东西，经验非常丰富，她围绕着三个泡菜盆做文章，有条不紊地处理着这些春季果腹的各色树叶和野菜。她摘、洗、泡，还要切这些劳什子，整天忙得像旋转的陀螺。我清楚记得奶奶戴着单腿老花镜(另一根用绳子代替挂在耳朵上)，仔细地挑野菜或树叶中不能吃的杂物，淘洗这些东西时两胳膊被冷水浸得红红的，切菜时手上贴着胶布脸上冒着热。

有一年春天，吃了用本地槐树叶做的窝窝头，不知是她年纪大还是特殊体

质，奶奶的脸肿了起来，肿得很厉害，两眼眯成了一条缝，整个脸都变形了。肿到一定的程度后脸扒了一层皮，露出白灿灿的嫩皮来，过了两个夏季才恢复原色。就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整天忙她那三个泡菜盆。我心疼奶奶，有时把她手里的活抢下来，扶她回屋歇着。

奶奶历经磨难，经常伴着糠菜过日子，但她从无怨言，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她省吃俭用，有点好吃的东西，总留给孙子、孙女们，她开着玩笑说：“奶奶疼孙子，强似捡金子。”她吃饭时用煎饼包上渣豆腐，煎饼粗粗的，得用两手抱着吃，我和奶奶说笑：“奶奶吃的煎饼粗得像老牛腰。”奶奶快速反应说：“这样吃了才壮实。”

奶奶1975年告别人间，难、苦、累的一生画了句号。她要再活三五年，天天吃馒头日子就盼到了，那时我的奶奶该多高兴呀，她那三个泡菜盆从此也该失业了吧！

(张仁起)

## 婆婆

对钱财却看得很淡。

她自己一年都做不了一件新衣，来我家后看到别人家的媳妇都穿了时髦的花绸子棉衣，回老家的时候竟也给我做了一件。那金光闪闪的缎面，那精致的大盘扣，是我从小到大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儿子2岁多的时候，公公病了，医院诊断是肺癌。那天婆婆从老家回来，一个人躺在床上哭了，我急忙问怎么了，婆婆说，你爹病了，我给你们看不了孩子了，你们找个保姆吧，钱我给你们拿。那年代，每家日子都是过得紧紧巴巴，婆婆的那点钱，也是公公在外给人看大门仅有的收入。我连声怪婆婆不早说，第一次让老公找人借了车，直接送婆婆回了家。

婆婆回老家了，我们也没用她的钱，但婆婆的话却让我异常的感动和温暖。

婆婆回老家3个月公公就去世了，想想当年的婆婆是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一边是相濡以沫、重病在身需要照顾的老伴，一个是刚刚咿呀学语，父母上班无暇顾及的孙子，她的内心该是多么的矛盾纠结。多少年后，我依然会想起她挪着一双小脚奔走在汽车站的身影。

1995年，市里分房，一万元的房款让我和老公一筹莫展，婆婆来了，颤巍巍地从兜里掏出一万元钱，说老家的房子我卖了，那本来就是你的房子，我不能总占着。我先是吃惊，尔后是感动到掉泪。其实我压根不知道婆婆住的房子是她为四个儿子准备的十二间房中的三间，一生为儿女操心的老人却竟然像欠了儿女似的。

有了宽敞的大房子，有了地暖，每年的冬天我们就接婆婆来过冬。相隔好多年婆婆再次来到我们家，她依然是那样少言寡语，但我却从她身上更多的嗅到了妈的味道……

过年的时候再也不是只我和儿子冷冷清清，听着外面的爆竹声，我们娘俩儿说话拉呱，她给我说那些陈年往事，讲她来到公公家，那些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三年自然灾害，她把娘家陪送的金戒指换了六麻袋粮食，帮全家渡过难关，说这些的时候她的神情依然是那么恬淡那么安然。

家里因为婆婆到来，变得窗明几净。每年快到5.1的时候，婆婆就要准备回家了。不管我怎么挽留，她都会执意要走，每次临时走前几天，都会把自己用过的被褥毛巾洗得干干净净，把我给她买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儿等来年再穿，出了门快上车的时候再告诉我，她把剩下的钱放哪哪了，说给她最疼爱的孙子买吃的用，她回家就用不着钱了。

不记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直到有一天，大哥打来电话说婆婆腿摔断了，让我们回家看看，那一年，她已经是九十岁的高龄。听医生说动手术后老人有站起来的可能，不动手术就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兄弟几个商议动手术，婆婆犹豫半天点头同意了。但是好遗憾，动过手术的婆婆也没能再站起来，也没能再来我们这个家。

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的婆婆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晚上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她走得很安详，也很安慰，她是在70岁的大哥的按摩中闭上眼睛的。

婆婆，一个平凡普通的农村老人，用自己一辈子的隐忍大气换来了儿女的无限尊敬和尽心孝敬。直到今天我们妯娌说起来还是感慨不已，“咱那娘可不一般的娘”……

婆婆已去世多年，写下这篇文章，来祭奠这位可敬的老人，顺以表达我的思念之情。

(姜明明)

